

乐活人生

## 樱桃花开春意浓



龙水

清晨,当我来到屋后的小果园时,惊喜地发现,昨天刚开出几朵花朵的樱桃树一夜之间就像仙女散花似的,树上开满了洁白细碎、小巧玲珑的樱花。伴着丝丝春雨,那纷纷扬扬、耀眼夺目的樱花仿佛在喃喃细语,呼唤着还在睡梦之中的其他果树。

4年前,在通州湾种植了百亩樱桃的好友尹志刚送了几棵小樱桃树给我,我像得了宝贝似的,栽在屋后的小果园里。去年3月中上旬,我家的樱桃树上开满了洁白的樱花。大约10天左右,结出赤豆般大小的果粒。到5月中上旬左右,樱桃就成熟了,如山楂般大小,一串串、一簇簇,红如玛瑙、黄如凝脂,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清香,轻轻一咬,酸甜酸甜的樱桃汁一下涌满了唇齿间。同时,一种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激之情也弥漫了整个心田。

## 春日



Yeats

周六太阳很好,上午到江边晒太阳。

阳光明媚,江水碧蓝,微风轻柔。江边人很多,有在步道快走慢跑的,有三五人在草坪席地而坐的,也有吹箫拉二胡的,还有拿着话筒自娱自乐的,和我一样信步闲走的也不少。性急的孩子们已经拿了风筝来,使劲奔跑着,各种样式的风筝在空中高高低低摇摆飞舞。

遇见一树漂亮的玉兰,开得热烈又妖娆,在蓝天碧水的背景下格外好看,我拿着手机,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选取角度,发现坐在树下构图是最佳的。于是,一屁股坐下,尽情享受“创作”的乐趣。

发了几张照片到闺蜜三人小群,疏竹夸拍得漂亮,我说是风景本来就美。在外旅游的小聰问:“这是哪里?”我道:“才出门几天就不认得自己的城市了。”

脑子里闪过一句话:无须东奔西走,美景就在家门口。小聰说:“的确是,我明天就回家。”



平常心

“老师,玉兰开了。”若晗跑到我身边,指着走廊外的玉兰花,轻轻柔柔地对我说。

是啊,那一排玉兰树上的玉兰花都开了。去年冬天,树上就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花苞,数都数不清。开春后天气转暖,仿佛是一夜之间,玉兰就如火如荼地开放了。每一棵玉兰树都像一个喷花的泉,每一朵玉兰都像一位翩翩起舞的仙子。这番景象惊艳了整个校园。

“我觉得5班教室前的

## 春天里的花



玉兰花开得最好看!”若晗又说了一句。呵呵,这孩子真细心,玉兰花不仅开在她眼里,还开在了她心里呢!

上课铃响了,若晗跑向了教室。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心里若有所思:这里的每一个孩子,何尝不是春天里的一朵花呢?



画

早就听说猫的好奇心极强。直至养了胖丁后,我才真正领略到。

比方说,胖丁很八卦。有一回,隔壁小夫妻吵架,我看到胖丁第一时间奔去阳台,竖起身子,以“站姿”紧贴在阳台边偷听。

又比方说,我家买了什么新东西,头一个来检阅的总是胖丁。

一次,我家买了个新柜子,柜子略有味道,我把抽屉全拉出来散味道,一会儿就找不到胖丁了。原来,它是跳进抽屉和柜子的夹缝中藏起来了,可把我给吓得半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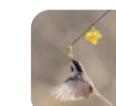
一次,我家换了新沙发。还没来得及等我铺好

沙发巾,胖丁已经在沙发上留下检阅的痕迹——它直接在新沙发上“踩奶”,把崭新的沙发皮抠出了几个小洞洞。

一次,我买了盆散尾竹放在客厅里,刚转了个身去厨房里拿喷水壶,回来就发现它在津津有味吃着什么——它把自己当大熊猫了,咬了几根散尾竹叶当零食。

又有一次,我买了张小圆桌,放在阳台上读读书、喝喝茶。它趁我不注意,又蹦上桌去检阅了。不过,这次还算好,没有大捣乱,而是在桌上练起了瑜伽。好吧,这次我不生气,这次算好笑。

## 做瑜伽的猫

微微一笑  
很倾城

## 试新帽

同事小乔把自己钩织的手工帽子拍照发到朋友圈,引来各种赞,也招来各种烦恼。有人让她给自己做一只,有人请她给自己的家人做一只,闺蜜小樊则求她给自己家的喵星人米粒儿做一只。

考虑到米粒儿是只母猫,小乔特意给它钩织了一顶带有一朵花的女士帽,还让自己家的“胖虎”试戴了一下,她自己挺满意的,可人家“胖虎”很不开心,瞧它那怨艾的眼神:我是男的!



为什么把我打扮成女的?  
我抗议!

## “躲猫猫”

小乔下班回到家,没看到胖虎,往常都是听到门响它就跳出来的,今天去哪儿去了?找了半天,原来它是在和主人“躲猫猫”,正在窗帘后面的纸箱子里呼呼大睡呢。被主人惊走了美梦,它很不开心,瞧它那双眼睛

瞪得好圆好圆啊。

这家伙自己的安乐窝不蹲,就喜欢钻纸箱和塑料袋,有一次小乔从超市回来,随手把购物袋放到一边,它钻进去了,折腾了好半天也没钻得出来,在地板上挣扎、打滚。真是个笨猫,笑死人了。



生活百味

## 清炒草头



蔡亚春

蔬菜,前面带了“时令”二字,一股时光倏然远逝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便油然而生。就说草头,学名南苜蓿、金花菜,是春天江浙一带的餐桌常客。

母亲以前很少炒草头,嫌费油。当年的油定量供应,炒菜只能亮亮锅底,哪里有那么多的油去“喂”草头。那时炒出来的草头,吃在嘴里有些干涩,一大半还会卡在牙缝里,仿佛在嚼草根。如今,油量充足,母亲放开了手脚,一家人能经常吃到炒草头。

母亲炒草头,碧绿的叶片、水绿的茎脉,带着光泽,盛在水晶瓷盆中,更是绿得晶莹、白得剔透。夹上一筷,轻轻一咬,茎断叶碎,肥嫩盈口,汁液留唇。顷刻间,箸如雨下,风卷残云,盆子见底。不解馋的,还要将汤汁拌饭吃。

过几日,味蕾得了相思病,又馋了。母亲如法炮制。一尝,大家相视,笑而不语。母亲见状,尝一口,咦,今天怎么炒老了?她努力复盘每个细节,想不出原委。

大家群策群力,最终找到答案,是时间之手在作怪。上次买的,叶片顶着鹅黄绿光,袅袅婷婷,豆蔻当龄。这次买的,叶脉深绿,叶片墨绿,如人壮岁。仅两三天的工夫,草头又吸收不少阳光雨露,筋脉长足,自然要加大火候。草头生长,生命易老,母亲按照习惯模式操作,口感自然差了些许鲜嫩清香。

看样子,要吃上一顿嫩嫩的炒草头,还真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最佳结合。同一件事,即使同一个人做过无数次,也得瞅准时机、头脑清醒、精力集中、专心用心。

## 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